



萝西与
Cider 苹果酒
With
Rosie

Laurie Lee

[英] 洛瑞·李 著

巴扬 译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英」洛瑞·李 著

巴扬 译

萝西与
Cider
苹果酒
Rosie
With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CIDER WITH ROSIE by LAURIE LEE

Copyright © Laurie Lee 1959

First published as CIDER WITH ROSIE by Chatto & Windus, an imprint of Vintage.
Vintage is part of the Penguin Random House group of companies.

Laurie Lee has asserted his right to be identified as the author of the Work.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through BIG APPLE AGENCY,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01-2018-2173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萝西与苹果酒 / (英) 洛瑞·李著; 巴扬译. — 北京: 新星出版社, 2018.6
ISBN 978-7-5133-3054-1

I. ①萝… II. ①洛… ②巴… III. ①回忆录-英国-现代 IV. ①I561.5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080108 号

萝西与苹果酒

[英] 洛瑞·李 著; 巴扬 译

策划编辑: 巴扬

责任编辑: 孙立英

责任校对: 刘义

责任印制: 李珊珊

装帧设计: 冷暖儿

出版发行: 新星出版社

出版人: 马汝军

社址: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

网址: www.newstarpress.com

电话: 010-88310888

传真: 010-65270449

法律顾问: 北京市岳成律师事务所

读者服务: 010-88310811 service@newstarpress.com

邮购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

印刷: 北京市松源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787mm × 1092mm 1/32

印张: 8.625

字数: 170千字

版次: 2018年6月第一版 2018年6月第一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133-3054-1

定价: 58.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本书是对早期童年的回忆，
一些事实可能会被时间扭曲。

目录

- | | |
|-----|-----------------|
| 1 | 第一章 第一道光 |
| 20 | 第二章 名字 |
| 38 | 第三章 乡村学校 |
| 62 | 第四章 厨房 |
| 83 | 第五章 壁板下的老奶奶 |
| 103 | 第六章 公开的死亡，私下的命案 |
| 123 | 第七章 母亲 |
| 152 | 第八章 冬天与夏天 |
| 176 | 第九章 多病的男孩 |
| 192 | 第十章 舅舅们 |
| 211 | 第十一章 郊游与节庆 |
| 234 | 第十二章 初尝爱果 |
| 250 | 第十三章 最后的时光 |

第一章 第一道光

三岁那年，我被人从搬家公司的运货马车上抱到地面。怀着一种茫然而恐慌的感觉，我的人生在这个村庄里开始了。

六月的青草长得比我还高，我身处其间，手足无措地哭了起来。我从未如此亲近过青草，它们高出我许多，把我包围并淹没。耀眼的阳光下，片片草叶纹上了虎皮的花色，它们像刀刃般锋利，泛着幽暗、邪恶的绿光，又如浓密的森林般深不见底；草丛中生机盎然，蟋蟀唧唧吱吱地叫着，在空中穿梭跳跃，好似猴子一般。

就这样，我在草间迷路了，不知何去何从。热带的暑气从大地缓缓渗出，混杂着草根和荨麻的强烈臭气；雪云般的接骨木花堆积在天空，又纷纷扬扬地洒下，令人眼花缭乱、屏气凝息。我沐浴着飘落的花雨，感受它们扑面而来的甜美香气。

有生以来，我第一次脱离了人类的视线，第一次独处于全然陌生的世界，无从预测未来，也捉摸不透其间的奥妙。在这个世界里，小鸟尖声啾鸣，植物冒出袅袅臭气，昆虫出其不意

地跳到身旁。我迷了路，不指望大家还能找到我。我将头向后一仰，大声嚎哭起来，阳光火辣辣地打在脸上，就像一个仗势欺人的恶棍。

同其他许多次一样，姐姐们的到来让我从这场白日梦魇中骤然苏醒。她们弯着身子疾步跑来，一路爬上陡峭崎岖的山坡，大声呼唤我的名字，拨开高高的草叶，最终找到我。她们玫瑰色的脸颊是如此熟悉、鲜活；她们巨大的脸庞闪着光，像盾牌一样为我遮挡天空；她们大笑着，露出洁白的牙齿（有的坏掉了），仿佛受到精灵的魔法召唤，被我的嚎哭声引来。她们的责骂和关怀将我的恐惧一扫而空。姐姐们朝我弯下腰——一个，两个，三个——她们的嘴上犹自沾着黏糊糊的红醋栗浆果，果汁从手上滴滴答答地掉落。

“好啦，好啦，没事了，不要再哭了。快回家吧，我们喂你红醋栗吃。”

然后玛乔丽——我最大的姐姐，将我一把抱起，让我的脸贴在她长长的棕色头发上。她抱着我一路跑下崎岖的小径，穿过长满玫瑰的花园，在一幢小屋子前停下，将我放在门阶上——这里就是我们的家了，虽然我还并不相信。

我们就是在那一天搬到了这个村庄，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即将结束的夏天。我们的小屋伫立在一个足有半亩大的花园里，位于湖边陡峭的山坡上。小屋有三层高，拥有一个地下酒窖、一笔藏在墙壁间的奇珍异宝、一个汲水泵；屋前长着几棵苹果树，开满了香花，还种有草莓；烟囱里藏着秃鼻乌鸦，青蛙躲

在地下酒窖里，天花板上长着蘑菇——所有的这一切，只要每星期付三镑六便士即可。

我不清楚我们家从前住在哪里，但我的人生似乎是从运输公司的那辆货运马车上开始的，它载着我缓缓开上通往村庄的绵长山岗，又把我丢入高高的草丛，让我迷了路。为了不被太阳晒伤，我的身上还紧紧裹着英国国旗。当我从车上滚落在地、站在夏日的山坡上冲着虫鸟嗡鸣的丛林大喊大叫时，那一刻我才感到——我是真的来到世界上了。而对其余的人、对全家八个人来说，这同样也是一种新生活的开始。

不过在这第一天，我们所有人都有些茫然不知所措。一车满载而来的家具让我们陷入了手忙脚乱的混沌中。我在厨房地板上到处爬行，穿梭在朝天倒放的椅子腿森林和玻璃杯的水晶田野中。我们仿佛刚刚被海浪冲上一片崭新的大陆，开始分头寻找清泉和宝藏。姐姐们花了一天的时间，在花园里清理长满水果的灌木丛，红醋栗是她们的最爱，一簇簇红色、黑色、黄色的浆果与野玫瑰纷纷缠绕在一起。这样天降的赏赐是女孩们从未见过的，她们在灌木丛中飞快地跑来跑去，兴奋地叽叽喳喳叫喊不停，像用爪子觅食的麻雀一样把水果抓起来。

面对这么多要做的事，妈妈也有些摸不着头脑。虽然眼前的这座花园荒废已久，但它蕴藏的丰富野趣却令她深深着迷。她一整天不停地奔来跑去，脸颊绯红，口中喋喋不休，将从厨房地板上找到的瓶瓶罐罐都塞满鲜花——花园中的百花、湖畔的小雏菊、峨参、野草、羊齿植物还有各色树叶——它们被一

把把捧来，从门外涌入小屋，直到外面的世界被完全移植进幽暗的室内——这里如同一方静谧、绿意盎然的池塘，翻涌着甜美的夏日潮汐。

我坐在堆满杂物的地板上，凝望绿色的窗外，映入眼帘的是满目生机勃勃的花园。我看到了姐姐们套着黑色长筒袜的腿——袜子撕破的地方有白皙的皮肤露出来——在红醋栗花丛间来回地踢踏奔跑。时不时地，她们中就会有谁闯进厨房，拿一大把捏碎的浆果塞满我的嘴巴，然后又跑了出去。而我则是吃得越多，越喊着要吃更多。她们来来往往，就像在喂一只小胖布谷鸟。

这漫长的一天洋溢着噼噼啪啪的欢声笑语。大家好像什么正经事都没做，除了收集的各种浆果和面包外，我们再也没有别的东西可吃。我在陌生的地板上四处爬行，穿梭于各种各样的装饰摆设之间——那些玻璃金鱼、陶瓷小狗、男男女女的牧羊人饰品、黄铜做的马术师、停摆了的时钟还有长着络腮胡子的男人照片。我挨个地拜访它们，此时它们就像圣洁的神坛，将我引回那些渐渐淡忘的记忆。当我凝视着墙壁，看到日影缓缓西移，夕阳透过墙角的雕花玻璃瓶画出彩虹光晕时，我忽然涌起一种渴望，想要重新回到那种井井有条的熟悉生活中去。

随后在倏忽间，一天就要结束了，而小屋子竟也布置好了。每根拐杖、每个茶杯、每张图画都被摆在各自的位置上；床单铺好，窗帘高挂，地上铺了草垫——然后，这里就成了我们的家。我记不清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但就像是在突然之间，这

幢房子的传统——它那特有的气味、杂乱无章和一套自成体系的规矩就这么成型了，仿佛一向如此，从未改变。在我们搬到这里的第二天，伴随着日暮降临，房子的构造和布置全部完工。最初，物件散落在厨房地板上，显得局促而孤单。但随后，万物都流向了专属的位置，各归其位，再也不会受到质疑。

从那一天起，我们似乎都长大了。往后的日子中，房间的内部陈设又变动了许多次，就像一个不断经受暴风雪洗礼的玩具，在妈妈和女孩们一阵阵的突发奇想下，床、椅子和各种装饰，旋风似的从一间屋子转移到另一间。不过到头来，在墙壁间固定的格局下，这些东西还是会回到原位，遵循着各自注定的命运，逃不掉也改不了，这样一放就是二十年。

回想我成长中的第一个年头，眼前浮现的是渐渐宽阔、清晰的原野，是我学来的穿衣服新窍门，以及四处闲逛时汲取的智慧。我会把自己蜷成一个球大小，纵身一跃，用拳头撞开门闩，打开厨房的门；我会把铁制的床架当作楼梯，踩着它爬上高高的大床。我还学会了吹口哨，不过那时我还不会系鞋带。生活变成了一连串的实验，既带来伤心事，也送来对成就的奖赏：我探寻着房屋四周的规律和奥秘，时间仿佛悬浮静止一般，从高处投射下金色的光芒；有时我会不断上蹿下跳，像一条虫子一样固执而疯狂地扭动不停，有时也会圆睁着眼，将什么东西盯上几个小时，屏气凝息地观察它们。我观察着一粒粒尘埃在洒满阳光的房间里飘落；或追着一只蚂蚁，跟随它从摇篮到

坟墓；我还爱打量卧室天花板上的木节疤——在黄昏的微光里，它们像黑人那样跑动，偷偷摸摸地从一块板子移到另一块，但当黎明熹微的烛光亮起，它们又悄然回到原处；看上去，也并不比煤炭化石更加面目可憎。

这些卧室天花板上的木节疤，在我而言就像整个世界。每当大梦初醒，在睁眼的第一道光中，我迷离的目光总会掠过它们，在其中进行无穷无尽的遨游——虽然我常为此遭到责骂。它们是一群岛屿，屹立在血红色的油漆面上；它们是一支集结的军队，团结起来与我为敌；它们是字母表，组成一种令人毛骨悚然的恐怖语言；它们也是我有生以来读懂的第一本书。

在这幢小屋散发的迷人魅力中——那因陈旧而脱落的墙壁、屋体不时发出的吱呀声、暗处落下的阴影、让人浮想联翩的藏在地板下头的狐狸……我慢慢长大了，力气也与日俱增，活动的范围沿着小径向外一英寸一英寸地扩展。在杂草丛生的院子里，我就如橡子壳一样坚不可摧，在深不见底的海洋里放肆游弋、所向披靡，模仿南海岛屿上的野蛮人，在太平洋上四处越岛作战。我的眼睛、鼻子和不断刨土的手指，就像探测用的天线和触角，灵敏地捕获野草、羊齿植物、鼻涕虫、鸟类的头骨、彩色蜗牛的洞穴等东西。于是在那个漫长的夏天，在我们搬来的头几日里，我眼中的世界逐渐开阔起来。我也在脑海中为这个世界绘好了地图：它有安全的港口、脏兮兮的沙漠和水坑、泥泞的山峰，还有旗帜飘扬的灌木丛。但在我口干舌燥的往复奔跑中，一次又一次，我也被这里刺激的恐怖景象吓得够呛：

破笼子中大张着嘴的小鸟骸骨，角落里死掉多时、黏糊糊的黑色苍蝇，干枯的蛇皮，还有爬满蛆的猫的尸体……我的眼前似乎出现了一座拥挤不堪、散发着腐臭味的小城，充斥着无声的恐怖。

每当看到这些尸体残骸，我就会急匆匆地逃回熟悉的领地，让它们从我的眼前消失，耳中因惊吓充满了嗡嗡声。我也只有壮起胆子才敢再次回去拜访。这是我第一次见到活生生的遇难者，它们死于一股强大的毁灭性力量。尽管我与这种力量素未谋面，但我知道，它就在那里持续运转着，一次又一次带走生命，昼夜不息。不过，我对它也同样心怀感激。尽管这可怖的景象始终长久萦绕在我的眼前、不停闯入我的梦境，但它是我在生命最初受到的惊吓，也令我不再过度惧怕恐怖的事物。它们抑制了我对恐怖的想象，使我相信恐怖的威力也是有限的。

洗涤室的门口是我起航的港湾。我从那里出发，认识了各式各样的岩石、暗礁和海峡，也拥有了安全感。我探寻着这幢小屋金字塔形的外貌、它的仓库和迷宫、它散发着神奇魔法的中心，还有四周这座孤岛般、翠绿而充满生机的花园。妈妈和姐姐们穿着长裙，如同大海中疾行的帆船，在我身边匆忙来去。我跟随着她们的行迹——从她们驶过的尾流、呼吸的波浪、燃烧着煤炭的空气、哼唱的小曲、抱怨的牢骚，还有锅碗瓢盆摔碎的声音中，呼吸她们的香气，聆听她们的声音。

她们穿梭往来的样子真是壮观极了！这些女士们已经准备好乘风破浪，她们鼓起风帆，身材像高塔般挺拔，头发迎风飞

扬，衣衫在海风中波浪般涌动。她们的袖子已经高高挽起，露出了洁白如桅杆的手臂，准备开始劳动或洗洗刷刷。她们不时也会把我抱上船，亲吻我，为我系好纽扣；或是将我举得高高的，左右摇晃，让我像上钩的鱼儿般，在她们绣有蕾丝花边的亚麻上衣里扭来扭去。

洗涤室就像一座矿山，蕴藏着我们的生活所需的一切矿物。在这里我发现了“水”——相比花园水桶里发着恶臭味、漂着浮渣的那种墨绿色黏稠液体而言，这种元素可大为不同。你可以将它从地底抽出，一口口饮下这清冽的蓝色液体，也可以用力摇动水泵的手柄，在迸溅的水花中，它会如流动的天空般倾泻而下。它就这么喷涌而出，在瓷砖地面上奔跑，闪闪发光。有时候它还会在罐子里跳舞，要是一不小心洒在衣服上，你就能感到它的冰凉和沉重了。你可以啜饮它，用它画画，拿它在肥皂上搓出泡沫，让甲壳虫在其中游泳，或是看它蒸发成气泡、在空中飞扬。你可以把头浸入水中，张开双眼看到水桶的扣环两侧，静静聆听自己憋气时的呼吸声，然后把嘴像鱼那样一张一合，尝尝来自地面的石灰味道。看，这就是水的无穷魔力——你可以割断它、消耗它、圈住它、击碎它、把它引流进小洞，却永远不能使它燃烧、折断或毁灭。

一台老旧汲水泵的存在使洗涤室成了水的天地。与水有关的一切都在这里上演：无数个星期一，厚重的水汽蒸腾而起，夹杂着乳白色的洗衣粉，现出分明的轮廓；滚烫的肥皂水沸腾，咕噜咕噜，咯吱咯吱，发出清脆的碎裂声，又似有人低声耳语，

在阳光的照射下凝出七色彩虹，伴着上千只肥皂泡小眼睛频频眨动。肥皂泡啊肥皂泡，辛勤将衣物来揉搓，嘟嘟囔囔怨声高，清水把它洗干净，衣衫床罩拍拍打，它就飞起都跑掉。妈妈也累得气喘吁吁，像在雾气腾腾的波浪里划桨，奋力挥舞着她红红的手臂。然后，木棒将麻布衣物从锅里挑出，它们是白花花的面粉，是交织在一起的泡沫，是被压成床单的团团白雪。

你同样也可以在这里擦洗地板、鞋子、胳膊、脖子，还有红红白白的各种蔬菜瓜果。清晨走进这个杂乱的房间，你会发现整个花园都被摆在桌子上了，还滴落着新鲜的露珠：胡萝卜切成像铜便士一样的圆片；小红萝卜和细洋葱堆得满满当当；马铃薯已被浸泡洗净，脱掉了泥土外衣；饱满的豆荚“噗”地打开，像包裹着碧绿珍珠的长贝壳，豌豆带着黏糊糊的汁水，从它们毛茸茸的暖巢里滚落。

当大家准备这些的时候，我蹑手蹑脚地溜进厨房，像老鼠啮食草根树叶般偷偷东咬一口、西啃一下。豌豆骨碌碌地滚到我的舌下，又新鲜又冰凉，嫩滑得像凝固的水；我的牙齿咬在绿色的苹果皮上，酸溜溜的滋味直冲味蕾，夹着一股芜菁甘蓝的淀粉甜香……然后，一双湿湿的、沾着面粉的大手便把我推了出去。我垂头丧气，怀着一股不可名状的热切渴望再次溜进来。案板上有一团银光闪闪的生面团，它温暖柔滑，在模具下塑成一个个个人形——它们有脑袋，有胳膊，没加别的佐料，迎合了有关食人的臆想。

丰盛的大餐正在这间房里陆续准备着，大锅里炖煮着美味

佳肴，满足了八个人贪得无厌、饥肠辘辘的肚子。这片丰饶湖岸上的所有植被都可以用来炖东西吃：用鼠尾草调味，用青草上色，再用几块羊骨棒子作为点缀。事实上，那个时候很少能吃到肉，别不相信，这可是真的。有时候，我们会用一根约一磅重、光秃秃的肋骨排熬汤喝，或者时不时地，某位邻居会在我家门口扔一只兔子。不过时令的绿色果蔬倒是非常充足，小扁豆和面包是我们必备的镇桌之宝。家里每天都会烤八到十条面包，而且从来不会干硬。趁着外皮尚还温热之际，我们把面包撕碎成小块，在里面还常常发现一些特别的东西，将食物的寡淡无味一扫而空——绳子、钉子、碎纸，甚至有次还发现了老鼠；在此向那些随心所欲的烘焙时光致敬！小扁豆是在一口大锅里炖好的，这口锅也用来烧周六晚上的洗澡水。不过木柴的火实在太小，烧好的水仅够一人泡澡用。我们只好共享这一缸水，轮流来洗。作为家中年龄倒数第二小的成员，留给我的洗澡水也永远是倒数第二脏的，这项“特权”给我留下了深刻的记忆，直到今天还挥之不去。

一天清晨，我从墙壁雪白的卧室醒来，睁开眼睛，发现自己失明了。不论我怎样圆睁双眼或瞪着屋子里的一切，除了一道平射在我跳动眼皮上的金光，我还是什么都看不到。我摸摸自己的身体，发现它还在。我也听得到鸟儿的歌唱。不过，除了这道微微震颤的黄色光束，这世上的一切我都看不见。难道我死了吗？我纳闷地想。我是在天堂吗？但不管怎样，这都让

我非常苦恼。刚刚从一个有关鳄鱼的噩梦里醒来，眼前这可怕的事让我措手不及。然后，我听见了姐姐们走上楼梯的脚步声。

“玛乔丽！”我大喊，“我什么都看不见了！”然后鬼哭狼嚎起来。

许多光脚丫从地板那头匆匆跑来，大姐玛乔丽在咯咯大笑。

“快看人啊，”她说，“桃乐茜，快去给他拿块绒布来，他的眼睛又糊住了。”

法兰绒布凉凉的边角拂过我的脸庞，洒了我一身水；然后，世界又重新出现在我的眼前：床和光影，溢满阳光的窗户，还有对着我笑弯了腰的姐姐们。

“是谁干的？”我吼道。

“没人，傻瓜。你的眼睛糊住了，就这么回事。”

原来这就是甜蜜的睡眠胶水啊！类似的事以前也发生过，不过被我忘得一干二净。于是我威胁姐姐们，也要把她们的眼睛黏住：我又醒了过来，我能看见了，我太开心了。透过那扇小小的绿色窗户，我凝视着窗外的景象。外面的世界是深红色的，仿佛燃烧着火焰。我以前从未见过这样的景象。

“桃乐茜，”我说，“那些树怎么了？”

桃乐茜正在穿衣服。她把头伸到窗外，动作迟缓，睡眼朦胧；阳光穿过她的睡袍照射进来，仿佛细沙滑过了沙漏。

“没什么呀。”她说。

“不，就有什么，”我说，“它们碎成一片一片的了。”

桃乐茜挠了挠她乌黑的脑袋，张大嘴打个哈欠，洁白的羽毛从她的头发上飘落。

“那是树叶掉下来了。现在是秋天，树叶在秋天总会掉的。”

秋天？在秋天，这就是我们看到的景象吗？树叶纷纷落下，空气中浮动着秋日的气息。我想象着这样的景色会一直持续下去，永远不变。这些潮湿的树木腾起火焰，不断燃烧着、燃烧着，就像摩西看到的燃烧的树丛；它们自然而然地成为这片新大陆的一部分，宛如极地亘古不消的白雪那样永恒。为什么我们会来到这样一个地方呢？

玛乔丽刚刚下楼帮忙准备早餐了，这会儿又突然跌跌撞撞地跑上楼来。

“桃乐茜，”她悄声说，似乎又兴奋又害怕，“桃乐茜……那个人又来了。快帮洛瑞穿好衣服，然后赶快下来，快点。”

下楼后，我们发现那个人坐在炉火边。他面带微笑，全身湿透，看上去很冷。我爬到餐桌旁，注视着这个陌生人。在我看来，他不太像我们人类中的一员，倒更像是一团森林物种的混合体。他的脸又红又皱，像极了蘑菇。树叶粘在他乱蓬蓬、满是泥巴的头发上；树叶、枯枝撒在他破烂的衣衫上，几乎满身都是；他的靴子像是从树底挖出来的黑乎乎的烂泥。妈妈为他端上稀粥和面包，他对我们大伙儿报以虚弱的一笑。

“住在树林里一定很不好受。”我们的妈妈说。

“我有一些睡袋，夫人。”他一边说着，一边用勺子搅和稀粥，“它们可以隔离湿气。”